

近二十年国内英汉隐喻研究综述

——基于 CSSCI 与北大核心期刊的可视化研究

马嫣然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和认知工具,在各领域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聚焦“英汉隐喻”这一主题,借助 CiteSpace 软件,收集并分析了 2005—2025 年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 CSSCI 与北大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通过考察作者、机构、期刊分布、发文趋势、关键词共现与突现等内容,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发展脉络与前沿方向,旨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英汉隐喻;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8.063

一、英汉隐喻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自概念隐喻理论提出以来,隐喻研究已从修辞学转向认知科学,成为理解语言、思维与文化互动的关键。英汉隐喻对比因涉及不同语系与思维模式,为探究隐喻的普遍性与文化特异性提供了理想视角^[1]。近二十年,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向。

第一,隐喻的认知机理。研究从具身认知出发,强调隐喻性话语的本质是知觉内容的双重性,即认知主体将客观事实维度权变为视角维度的审视^[2]。同时,转喻通过“接近原则”和“突显原则”在同一认知域内实现映射,是隐喻产生的重要逻辑起点^[3]。扩展概念隐喻理论(ECMT)则进一步揭示了隐喻是由意象图式、域、框架和心理空间组成的层级结构^[4]。

第二,跨语言对比分析。时空隐喻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发现英汉民族均利用空间维度表征时间,存在“自我在动”与“时间在动”两类系统^[5-6]。针对“深/浅”空间概念的研究证实,英汉两语在理解、感官、情感等六个靶域的拓展路径高度一致,但在具体的映射频率上呈现出汉语倾向于空间具象化编码、英语倾向于时间线性化编码的差异^[7]。情感隐喻方面,英汉均存在“喜悦是上”和“喜悦是容器中液体”的共性,但汉语受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影响,更具本土特色^[8]。在元素隐喻中,“火”隐喻在高级意象图式层级相似,但在低级心理空间层级受“阴阳”与“逻各斯”等哲学传统的影响而差异显著^[9]。

第三,专门语篇中的隐喻模式。现代汉语政治文本广泛使用旅行、建筑、战争等隐喻模式,其中旅行隐喻通过“道路、步伐、目的地”等子隐喻将抽象社

会行为具象化^[10]。在学术语篇中,语法隐喻(名词化、动词化)是体现客观性与复杂性的核心指标^[11]。然而,中国英语学习者虽然具备一定的隐喻意识,但在学术摘要中仍存在概念语法隐喻使用匮乏、逻辑隐喻构建低效等典型问题^[12]。

第四,英汉隐喻的习得、加工与能力发展。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学习者倾向于采用“分析型模型”处理隐喻,结合语境、字面义和母语知识进行推导^[13]。学习者的隐喻生成能力是创新思维的表征,受到二语水平的显著影响,而与流体智力的相关性较弱^[14]。在教学实践层面,理据加工路径在习语类隐喻的即时习得与保持上均优于单纯的语境猜测^[15]。

综上,英汉隐喻研究已从语言描写转向认知普适性、文化异质性与习得规律的深度探索。本文旨在利用 CiteSpace 对 2005—2025 年 CNKI 核心期刊文献进行量化分析,绘制学术共同体图谱,揭示研究热点与演进脉络,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收录的 2005—2025 年 20 年间国内发表的有关英汉隐喻研究学术期刊论文为基础,按照以下步骤收集研究数据。为了提高文献的检索的精准性,确保文献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英、汉两种语言上,且来源权威,本研究采用以下操作进行了三轮筛选。

第一轮筛选,利用知网高级检索的功能,将时间范围限定在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 月 1 日,并设定三组检索式:“‘英语*隐喻’OR‘汉语*隐喻’OR‘英

作者简介:马嫣然(2005—),女,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国际法。

汉 * 隐喻’”，以此筛选出篇名中包含“隐喻”与“英语”“汉语”“英汉”三者其中之一的文献，共检索到 6632 篇；第二轮，在上一检索结果界面的搜索框下方选中“学术期刊”，将边栏中的学科勾选为“中国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将“来源类别”限定为“CSSCI”和“北大核心”，得到 393 篇高质量期刊论文；第三轮筛选，采用人工清洗数据的方式，剔除落入检索式范围，实际上却不是本研究目标对象的文章，如涉及俄汉语隐喻研究的文章，共得国内英汉隐喻研究论文 387 篇，作为基于 CiteSpace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原始数据。这些论文来源于《教学与管理》《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外语研究》等 20 种学术期刊。

(二)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将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手段相结合，以系统梳理国内英汉隐喻研究的发展脉络。选取 CiteSpace 6.4.R1 软件对该领域的演进路径及结构网络开展可视化分析，具体参数设置如下：时间区间设为 2005—2025 年，时间切片长度为 1 年，裁剪方式选用切片网络算法；在功能界面中，将节点类型分别设定为作者、机构和关键词，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在此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度解读。研究期间，通过构建知识图谱并合理调节阈值 (Threshold)、字体大小 (FontSize) 及节点尺寸 (NodeSize) 等参数，使图谱能够更精确地展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主要机构及关键词聚类等关键信息，从而清晰勾勒学科知识结构，明确研究的主导力量，并进一步探讨其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

三、研究结果

(一) 发文量及关键词年度分布

2005—2025 年英汉隐喻研究年发文量呈“倒 V”型轨迹，国内英汉隐喻研究大体经历了“起步—激增—深化”三阶段 (见图 1)。

从关键词年度分布来看 (见图 2)，2005—2009 年为议题奠基期，突现词“认知”“映射”“过去时”等表明学界首先聚焦隐喻的认知本质与英汉对比的时空投射；2010—2015 年进入快速扩张期，年发文量陡增，关键词“概念隐喻”“一致式”“英汉对比”高中心性，高校外语院系成为主力，研究对象从普通语言扩展到科技、商务、政治等专门语篇；2016 年以来为多元深化期，“隐喻能力”“二语水平”“具身认知”持续突现，研究范式出现“认知—教学—跨文化”三维融合，语料库、实证实验 mixed-methods 渐成标配，电子文本、教材认知、教师教育等新议题不断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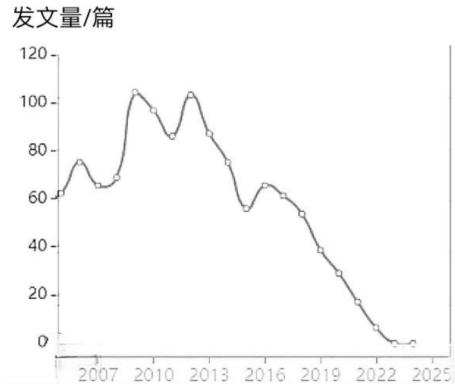


图 1 发文量的变化趋势

Top 14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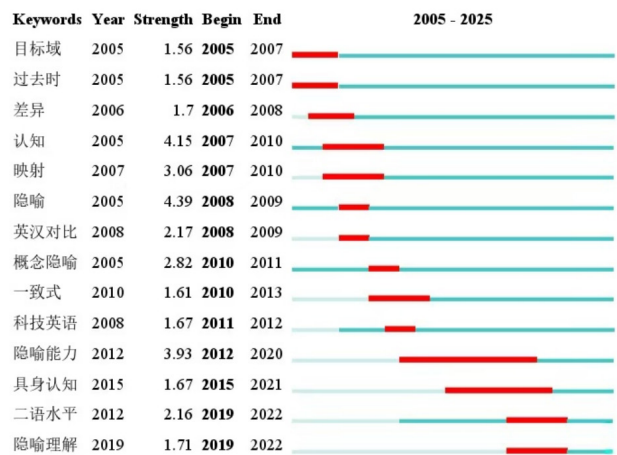


图 2 文献中关键词的年份突现度

(二) 主要作者和科研机构分布

从作者角度来看 (见图 3)，发文量较多的学者包括覃修桂、刘永兵、孙毅、杨忠和李恒，其发文数量均在四篇及以上。根据合作关系网络中的连线情况可以看出，作者间呈现出多组“三角合作”关系，甚至存在稳定的四方或五方合作结构，反映出英汉隐喻研究常需团队协作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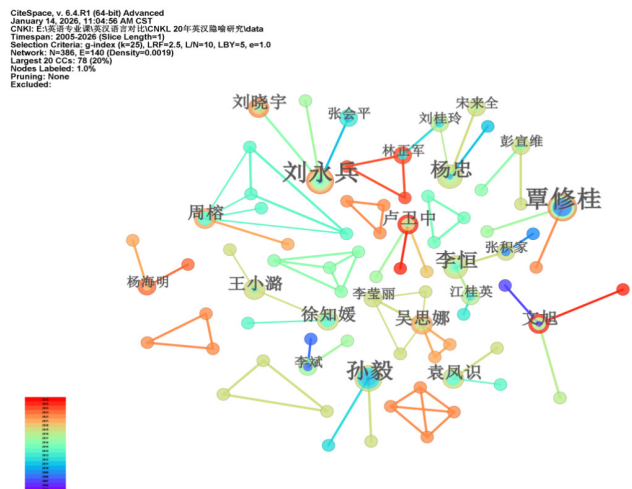


图 3 作者知识图谱

从研究机构来看(见图4),相关研究主体来源多样,既包括各高校外国语学院,也涉及其他学科专业;参与机构覆盖高校编辑部、中学乃至其他事业单位,且彼此之间合作密切。近二十年来持续有成果产出的机构主要有四所: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其节点环颜色分布较广,覆盖色带对应的多个年份。与此同时,有不少机构的研究成果止步于2015年左右,例如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持续开展具有一定难度。图谱还显示,英汉隐喻研究并不局限于高校外语院系,医院科室以及高校的心理学、传媒、科学与艺术专业等也对此有较多贡献,进一步印证了“隐喻”在生活各领域中的广泛运用。

总体来看,我国英汉隐喻研究的主要阵地集中于高等院校,研究群体主要由高校教师、硕博研究生、出版社研究人员、各级教研员及中小学教师构成。在高校核心学者的引领下,该领域已形成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成果。在科研机构方面,外语类院校及其下属外国语学院占据较大比例,这表明外语学科的研究人员构成了该领域的核心力量。此外,相关研究覆盖语言学、心理学、文学、中医学及哲学

等多元学科,反映出该领域正呈现出跨学科的发展趋势。

(三) 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分析

1. 研究热点

从关键词共现图(见图5)来看,近二十年来国内英汉隐喻存在十大较为显著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从大到小依次是:隐喻、概念隐喻、语法隐喻、认知、隐喻能力、空间隐喻、汉语、翻译、英汉对比。除此之外,映射、意象图示、习语、具身认知等关键词出现频次也较高。

在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词中(见表1),中介中心性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层级结构。其中,“隐喻”(Centrality=0.74)与“概念隐喻”(Centrality=0.45)的中心性均显著高于0.30,属于典型的核心枢纽关键词,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处于高度中心化的位置,发挥着连接不同研究主题、整合领域知识结构的核心作用,构成英汉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支点。

“语法隐喻”(0.15)、“隐喻能力”(0.12)与“空间隐喻”(0.14)的中心性介于0.10~0.29之间,表现为重要桥接关键词,表明其在不同研究板块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和过渡功能,反映出隐喻研究向语法层面、认知能力以及具体概念域不断延展的趋势。相比之下,“认知”(0.07)、“翻译”(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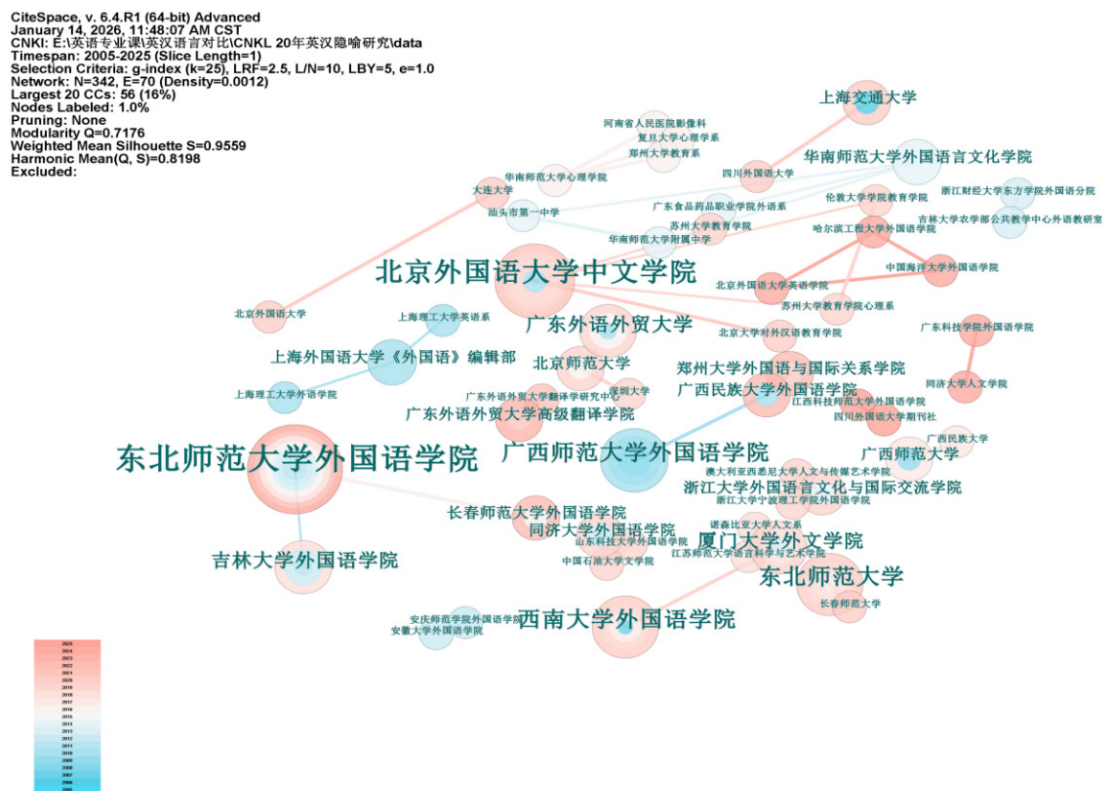


图4 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英汉对比” (0.03)、“映射” (0.03)与“汉语” (0.07)等关键词虽出现频率较高,但中心性均低于0.10,主要作为常规研究主题存在,显示其研究路径相对稳定,更多集中于特定理论框架或应用语境之中。

CiteSpace, v. 5.4.R1 (64-bit) Advanced
 January 14, 2026, 11:29:35 AM CST
 CNKI: 基于网络可视化的汉语隐喻研究数据
 Timespan: 2005-2025 (Slice Length=1)
 Selection Criteria: g-index (k=25), LRF=2.5, L/N=10, LBY=5, w=1.0
 Network: N=218, E=778 (Density=0.0085)
 Largest CC: 5 (1%)
 Nodes Labeled: 1.0%
 Pruning: None
 Exclud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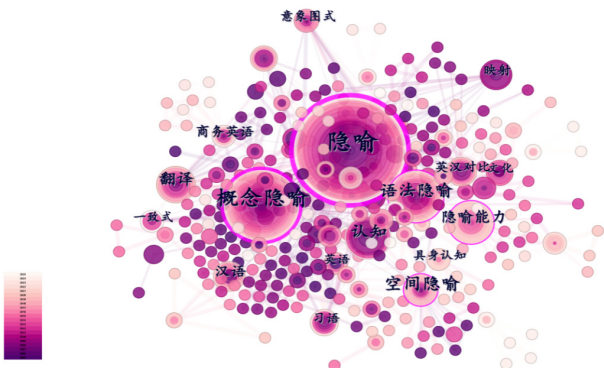


图5 关键词共现图

表1 关键词频次(前10)和中心性统计

关键词	Count	Centrality
隐喻	94	0.74
概念隐喻	52	0.45
语法隐喻	23	0.15
认知	18	0.07
隐喻能力	16	0.12
空间隐喻	12	0.14
汉语	11	0.07
翻译	8	0.05
英汉对比	8	0.03

2. 研究前沿

借助 CiteSpace 的突现检测与时间线图分析,2005—2025 年间的英汉隐喻研究可划分为三条较为清晰的前沿演进脉络(见图6)。

第一阶段(2005—2010年)聚焦于“认知—对比接口”,“认知”“映射”“英汉对比”等成为突现强度最高的关键词($burst > 2.0$),聚类#1(概念隐喻—意象图式)与#3(语法隐喻—英汉对比)在此阶段形成,核心研究内容是验证概念隐喻理论在汉语中的适用性,并着手建设英汉隐喻对应语料库,为后续研究奠定元语言分析框架。

第二阶段(2012—2021年)转向“空间—具身维度”,“隐喻能力”“具身认知”“空间隐喻”等持续突现。聚类#2(空间隐喻—汉语二语)与#8(二语水平—隐喻能力)在此期间迅速扩展,研究方

法趋于多元,引入行为实验、ERP及眼动技术,探讨空间图式对汉语二语者隐喻理解与产出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国际显示度的“跨语言具身性”解释模型。

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凸显“教学—话语场景”,“隐喻理解策略”“教材认知”“职前教师”等成为新兴突现词,聚类#9(职前—在职教师)与#4(商务英语—翻译)跃入高密度区域。研究场景从一般语言现象扩展至教材、课堂、商务、政治等多模态话语,方法上融合教学设计、干预实验与计量评价,标志着该领域由理论验证阶段迈向教学干预与应用话语深度融合的新时代。

CiteSpace, v. 5.4.R1 (64-bit) Advanced
 January 14, 2026, 11:29:35 AM CST
 CNKI: 基于网络可视化的汉语隐喻研究数据
 Timespan: 2005-2025 (Slice Length=1)
 Selection Criteria: g-index (k=25), LRF=2.5, L/N=10, LBY=5, w=1.0
 Network: N=218, E=778 (Density=0.0085)
 Largest CC: 5 (1%)
 Nodes Labeled: 1.0%
 Pruning: None
 Excluded:



图6 突显性时间线图

在聚类结构方面(见图7),一般认为 $Q > 0.3$ 表示聚类结构显著, $S > 0.5$ 表示聚类合理, $S > 0.7$ 则表明聚类高效且说服力强。本研究得到的10个聚类其模块值 $Q=0.7176$,平均轮廓值 $S=0.9559$,说明聚类结构清晰、内部一致性高。这些聚类可归纳为四条研究主线:(1)认知机制线(#0明喻—语篇—传播、#1概念隐喻—意象图式);(2)语言对比线(#3语法隐喻—英汉对比、#5习语—文化渊源);(3)二语教学线(#2空间隐喻—汉语二语、#8二语水平—隐喻能力);(4)专用话语线(#4商务英语—翻译、#7政治隐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线在“隐喻能力”节点处交汇,形成了“理论—对比—教学”的闭环结构,预示着“跨文化隐喻能力培养”有望成为下一阶段的核心议题。

综合聚类指标($Q=0.7176, S=0.9559$)与突现词演进时序可判断,当前研究前沿已汇聚于“跨文化隐喻能力培养”这一总体方向。预计未来3~5年,该领域将在“多模态隐喻计算”“民族地区隐喻教学”“AI辅助隐喻能力测评”等节点形成新的突现带,持续推动英汉隐喻研究朝着精细化、场景化与智能化的方向深入发展。

CiteSpace, v. 5.4.R1 (64-bit) Advanced
January 14, 2026, 11:48:07 AM CST
CNKI: E:英语专业硕士英语语料CNKI 20年英汉隐喻研究\data
Timespan: 2005-2025 (Slice Length=1)
Selection Criteria: g-index (k=25), LRF=2.5, L/N=10, LBY=5, e=1.0
Network: N=428, E=776 (Density=0.0085)
Largest CCs: 331 (77%)
Nodes Labeled: 1.0%
Pruning: None
Modularity Q=0.7176
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0.9559
Harmonic Mean(Q, S)=0.8198
Exclud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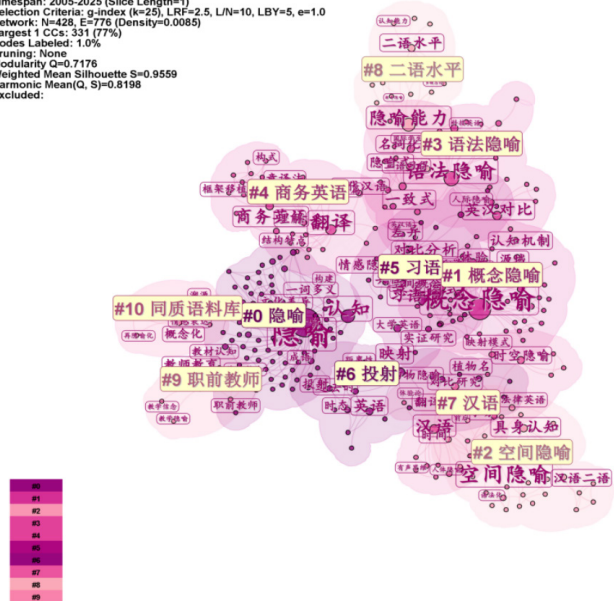


图7 聚类知识图谱

四、结语

综上,本文依托 CiteSpace 知识图谱提供的计量分析,对 CNKI 数据库中收录的概念隐喻研究相关文献展开梳理,客观阐释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主要获得以下发现:第一,近年来英汉隐喻相关成果数量有所下降;第二,核心研究者与主要科研机构间的协作较为紧密,说明国内英汉隐喻研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第三,从关键词分析来看,该领域的研究集中于概念隐喻、语法隐喻、认知、隐喻能力、空间隐喻、汉语、翻译及英汉对比等主题,并广泛运用于具体文本分析;第四,当前英汉隐喻的研究热点包括隐喻理解、具身认知及多模态等,相关方法涵盖定量与定性分析。未来,国内英汉隐喻研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有待学者从多维度拓展研究方向,以推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家旭. 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哲学基础 [J]. 外语教学, 2006(5):24-27.
[2] 文旭, 华鸿燕. 具身认知视域下汉语隐喻性话语的

工作模型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4):7-12+6.

[3] 张建理. 汉语“心”的多义网络: 转喻与隐喻 [J]. 修辞学习, 2005(1):40-43.
[4] 黄洁. 扩展概念隐喻理论与汉语隐喻研究 [J]. 当代语言学, 2024, 26(1):99-115.
[5] 韩玉强, 刘宾. 汉语空间隐喻时间中的“前”、“后”认知 [J]. 修辞学习, 2007(4):15-20.
[6] 李恒, 张积家. 时空隐喻对中国高水平英语学习者时间认知的影响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5):96-104+150.
[7] 刘晓宇, 刘永兵. 英汉“深/浅”空间隐喻的普遍性与文化差异性 [J]. 现代外语, 2020, 43(6):743-755.
[8] 陈家旭. 英汉语“喜悦”情感隐喻认知对比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7):36-37.
[9] 陈川洪, 文旭. 概念隐喻的多层级性及其文化认知理据——以汉英语中“火/FIRE”隐喻为例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57(4):511-522.
[10] 朱晓敏, 曾国秀. 现代汉语政治文本的隐喻模式及其翻译策略——一项基于汉英政治文本平行语料库的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 36(5):82-86+128.
[11] 周惠, 刘永兵. 英语学位论文摘要中语法隐喻的使用与语篇功能研究 [J]. 现代外语, 2017, 40(4):484-494+583-584.
[12] 董晓明, 林正军, 张慧. 中国英语学习者学术语篇中逻辑语法隐喻的使用 [J]. 外语教学, 2024, 45(5):10-16.
[13] 徐知媛, 王小潞.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理解策略及理解模型建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46(1):98-110+159-160.
[14] 陈宏俊, 王玮仪, 袁芳. 二语水平和流体智力对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生成能力的影响 [J]. 外语研究, 2022, 39(6):47-55+107.
[15] 王兴隆, 亢世勇, 刘媛媛. 加工路径和输入模态对英语习语类隐喻习得的影响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 54(5):716-727+799-800.